

萬耀煌回憶錄(七)

萬耀煌

蔣總司令巡視武漢

夏斗寅師長自宜昌歸來，甚表傷感，更說：「唐生智到宜昌視察，意氣驕矜，對我頗為輕視，唐部擬編為三個軍，劉興、何鍵、李品仙均為軍長，各旅均成為師，將本師（夏師長自稱）編入何鍵軍內稱為第一師，調我為副軍長兼師長」。

默察唐之計劃在抹殺本師過去歷史，過去我堅請取消鄂軍名義，編入第八軍序列，參加北伐，唐不允，惟唐與夏相約，至鄂後一定幫助本師，今復如此，用心不善。何鍵與劉建緒力促夏就副軍長職，夏歸至龍泉驛與余及張團長商量，為本師前途計，要我赴漢一行，與唐爭辯，義不容辭也。

我離防地赴武漢，於十五年之除夕到沙市，沙市為湖北第二商埠，鄂中出產棉花糧食以及湖南洞庭湖出產之糧食均匯集於此，四川貨物亦經此下駛，故沙市經濟繁榮，永遠保持出超地位，因此常駐重兵，但市政不整，烟館林立，污穢不堪，滿街都是服裝不整，毫無紀律的濫兵，據云是川軍××師，好像集合土匪而成，竟稱為革命軍，真是對革命兩字侮辱甚矣，第八軍有吳尚旅第十五軍有劉守信旅均駐防此地，當然情形要比川軍強多了。

民十六年元旦，在沙市晤見了征收局長藍文蔚，族兄萬逢霖，表弟夏傑三，堂姪萬文沅及張

維民等多人，同日與鄭玉麟老同志共乘同和輪赴漢口，相談辛亥起義往事頗不寂寞。到漢口時適市民與英租界發生衝突，英水兵登陸，華人地區與英租界交界處均戒嚴，形勢緊張，收回租界、打倒英帝國主義的標語遍地皆是，係漢口市總工會、漢口市黨部及人民團體所貼的。遊行隊伍，也手持白旗，大喊口號。

我來漢口的任務是見唐生智，解決本師番號與隸屬問題，而唐已返長沙，僅與參謀長龔浩見面，我的理由很充分，龔浩則謂總指揮早已決定，不易改變，再三勸我不要提出，我決心見唐面說。

唐生智返長沙，抵埠之日，萬人空巷，仕女如雲，熱烈歡迎，擁護唐總指揮的口號，高呼入雲，歡迎擁護的標語，通衢僻巷，遍處牆壁貼滿，不僅長沙如此，湖南全省各縣無不如此，皆黨部所發動，因之唐生智感動異常。

唐生智出征以來，代理省政府主席的是懦弱無能的張翼鵬（日本士官出身）無論大小事都要請命，不敢有點作為，省黨部對張如長官對部下，張不敢不聽，唐此次回湘，鑒於人民擁護之熱烈，在思想上有了轉變。

民國十五年武漢光復後，武漢三鎮已成政治中樞，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先後遷漢。蔣總司令於十六年元月乘「寧紹」專輪蒞臨武昌巡視，陳銘樞、鄒演達、宋子文、張發奎均乘輪前往迎接，同乘寧紹輪馳至文昌門登岸，民衆萬人空巷

，在街道兩側手執歡迎旗幟，蔣總司令所經之處，歡聲雷動，機關團體固然由黨部政治部事先安排，但人民則出於真誠，自動前來，盛況空前。隨後在閱馬廠開歡迎大會，閱馬廠至蛇山頂萬頭鑽動，旗幟鮮明，蔣總司令介公蒞場時，掌聲歡呼聲震動天地。蔣公講話每一段落或每一句話中間，即由鄒演達、黃琪翔、張發奎三人大呼口號二句，全場齊喊，此種場面，我是第一次參與，蔣公在鄂時間甚短，仍返南昌主持軍事。

武漢三鎮形形色色

武漢方面因革命的活力，使百萬市民生活起了變化，總工會的領導分別組織鐵路工會、馬車工會、碼頭工會、人力車工會以及黨部領導的婦女會兒童會，大部份的百姓都納入工會組織之內，大街上的白布標幟，都是宣傳口號，工會處處開會，人人開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為開會而忙。

耿仲釗李漢俊在黨部工作，張篤倫任漢口市公安局長，本人忙於工作忙於開會，連他們的家眷也不例外，張夫人及其妹張楚英女士係耿夫人，一樣是新時代的婦女，每日忙於婦女運動，不眠不休，楚英一度想打了胎去工作，熱情到如此。孔庚是省政府政務委員，領導羣衆遊行，手執白旗，大呼口號，其餘所有委員也是如此，孔已年逾五旬，革命精神為人欽羨，凡不能參加開會或遊行被視為落伍，誰甘願落伍呢？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

在武漢的軍閥官僚財產都被沒收，寇英傑、程漢卿和葉開泰三家友益街三座大樓沒收為總工會會址，黎澍楚善里洋房作戰地政務委員會，蔡漢卿的希望里全里做了市黨部，李華榮孫武黎本唐石星川蕭耀南杜錫鈞許許多多：過去的要人、商人名下產業，大華飯店、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大樓、新世界遊藝場西園老園，劉啟生的房屋產業都無條件沒收，尤其在「軍閥餘孽」、「官僚資本」、「貪官污吏」名稱之下，幾乎武漢大部份的財產都歸黨部工會之手，弄得一般人驚惶不安，稍有資產的逃往上海或天津。我最初聽了這些事，認為既名為國民革命，就應當這樣做，革命才能澈底，不過我有些懷疑的，是許多新人物，自己住的房子，用的傢俱，坐的汽車，呼喚使用的奴僕以及議會，講究奢華，也接替了軍閥官僚的風氣，這算是革命嗎？尤其官架子之大，我見過許多北洋官僚人物，如蕭耀南陳嘉謨田中玉陳光遠等，無不謙和有禮，我在武昌見總政務部主任鄭演達報告鄂西戰況，他的架子比舊官僚軍閥大得多了。我經過百善巷順便去看看公安局長林蕪南，他是老朋友且係同鄉，名片送進去很久才請到大客廳上坐了好一會，出來點點頭問好，我略寒暄幾句起身告辭，他說何不多坐一下，我說客廳太狹窄：「談話限三分鐘」，不敢就誤實貴時間，他似乎感覺不安，力邀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坐，我藉此打電話與衛戍總部參謀長李勉堂（名振中，後任甘肅綏署朱紹良之參謀長，因汽車失事逝世），林態度立刻改變，與我敘述困難，要我與李勉堂多關照。我見了勉堂，老朋友欣然道故，執手傾談，他對目前情形，表示悲觀，我對武漢政局因勉堂談話，較多了解。鄭演達黃琪翔、張發奎對 蔣總司令不好，也是共產黨暗中操縱離間，有反蔣的祕密計劃。又因唐生智有英雄思想，領袖慾太強，利用鄧介松（唐生智的政

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包圍挑撥其對 蔣先生之不滿。在黨部方面，湖北省黨部漢口市黨部負責的幾位同志，幾乎都是替共產黨做工作，否則站不住，就是反革命。鮑羅庭到了漢口住在楊森花園，每天不分晝夜開會指導各級黨部，尤其是總工會。成為當時的太上皇，陳銘樞因李勉堂關係所知較多，已為共產黨所不滿，唐與陳的關係也不及以前親密。

吳佩孚從前的十四省聯軍總司令部在查家墩，已經很大，但唐生智的前敵總指揮部還不够住，遷往西園，距漢口十里，氣魄超過吳佩孚。唐自長沙返武漢，思想態度有很大的轉變，召集第八軍師長會議，周燭葉琪李品仙劉興等參加，指示擁護三大政策，要各部隊切實執行，尤對共產黨要特別保護，絕對不要干涉黨部的事。這幾位師長除葉琪較認識三大政策的含義以及國共兩黨關係，其餘多不了解，唐總指揮說什麼就是什麼。

唐生智與浩會見記

唐生智既返武漢，我去見他談鄂東之事，他一見我就說：

「你來得正好，要告訴何健夏斗寅，我們革命必須切實執行 總理的三大政策」。又說：「湖北軍事已告一段落，豫南靳雲鵬魏益三已就範，吳佩孚不成問題，孫傳芳自江西慘敗後力量脆弱，我建議 蔣總司令我願率第四軍及第八軍之一部去打南京。對於兩湖我一樣兼顧，只要他答應，不久就可以行動，你們可作準備。」

唐生智之言用意何在？他想打南京早就同我談過，今天最怕是 蔣先生打下了江西，阻絕他打南京的機會。他的建議明知不會被採納，但仍耿耿於心，不能不試一試。談到軍隊改編的問題，他很衝動的說：

「你們不是改為地方軍就是改為獨立師吧」

。有此一言，我此行目的已達到，其餘手續問題由陳毅民去辦理。

龔浩參謀長約我談話很機密，並約晏勳甫（參謀處長）同聽，他說：

「老總（指唐）接受了共產黨的擁護，實行三大政策，請武樞兄告訴何健夏斗寅，要他們照老總的意思去做」。我知唐生智個性，龔浩最服從，我雖對此事反對亦無益，只有另作打算。

唐生智居然接受共產黨擁護，所謂實行總理的聯俄聯（容）共農工政策，實際是替共產黨做工具，先奪取黨權政權，最後反對 蔣總司令奪取軍權。現在武漢除了共產黨外，所有國民黨的人物，大半是跟着共產黨的尾巴跑，誰是國民黨，誰是共產黨，誰也分不清楚。我將與誰研究這個問題，如何報告 蔣總司令，於是想到蔣雨岩（作賓）先生，便直接驅車到法租界協隆里去會雨岩先生，他客廳內正賓客滿堂，我一見說有要事，他引我到臥室，以驚異神情注視我，我說唐生智接受共產黨擁護的實在情形，請他用迅速而且祕密的方法，報告 蔣總司令，他說：「唐生智不是自掘墳墓嗎！我立刻親去南昌當面報告」。我又將最近所見所聞共黨陰謀反蔣情形告訴他以資參考。雨岩先生當晚就乘輪赴贛轉南昌，可謂機警迅速，我心甚慰。我又以此情告訴李勉堂轉告陳銘樞，勉堂兄知共黨有意利用唐生智，以唐之精明，個性剛強，料想不致上當，不意他居然上當，李對蔣雨岩報告 蔣總司令一舉非常贊成。近日劉文島情形很突出，我要李透過陳銘樞影響他。至於×××與董必武李漢俊太親密，我懷疑他有共黨嫌疑，張篤倫不會入共黨，與他們接近也不過是識時務者。

統一幣制人人受損

湖北省官錢局發行的官票，為前清湖廣總督張之洞創始，是當年新政之一，有四五十年歷史

票面制錢一串文，後改爲當十銅元一百枚，流行區域，北至鄒州南至衡陽寶慶洪江，西至重慶，東達蕪湖，信用之佳價值之穩，超過現洋，凡此區域的百姓，素來儲蓄湖北官票，尤其鄉村老太婆將官票當黃金白銀般存儲，數十年的信用，不是偶然的，在民十六年中央爲統一幣制下令禁用湖北官票，不僅公家損失，在此區域內的人，家家損失，人人損失，甚至有投河上吊，傾家蕩產者更難計數，怨聲載道，徒喚奈何！一個政令的變更，當然蒙其害者一定有，如果事前事後能作通盤打算，減輕受害者的損失與彌補他們的損失，才是政治的道理。

駐防宜昌確保安定

北伐軍第八軍擴編爲三個軍，仍隸唐生智之前敵總指揮，李品仙擴充爲第八軍，何鍵擴充爲第卅五軍，劉興擴充爲第卅六軍，本師編爲獨立第十四師，直隸前敵總指揮，命令指定移駐宜昌，担任鄂西防務。

我要求鄂軍獨立成師之任務已達成，於十六年元月廿日偕內子周長臨女士乘湘江輪西行。師政治部已成立，包惠僧爲主任兼黨代表，率全體工作人員數十人及藍文蔚、葉蓬、余子祥眷屬同行。廿四日到沙市，即同當陽，途中與袍澤見面，照例點名，集合講話。

本師於二月二日奉命開赴宜昌，適逢丁卯年舊曆元旦，社會習俗敬神敬祖，玉泉寺香火鼎盛，沿途熱鬧異常，本師士兵正值發餉之後，所攜銀元之外，銅幣甚多，沿途施捨，毫不吝惜，可見軍人豪爽之氣。到宜昌後，當時何鍵的所屬，黔軍王天培的部隊都駐防此地，正是滿坑滿谷，都是官兵。總部所派點驗委員會主任委員朱鬚青委員蔣鼎文邱鴻鈞汪秉乾（志剛）王鴻麟（瑞青）趙鐵公袁勃文等，均係舊友，在此點驗各軍師，熱誠負責。點驗結果第十軍部隊比不上我們的

衛生隊整齊，據云官兵年齡有五十左右，彎腰駝背，有十三四歲，高不及步槍，有的人攜兩支槍，蓋步槍與烟槍也。此種部隊而談革命，不啻侮辱，委員會批評曰「濫」。新成的卅五軍何鍵部，人員武器整齊，批評曰「驕」，一切滿不在乎，政治訓練更差，對於總司令部所派委員會含有幾分輕視。對於本師批評，一爲確實認真，二爲虛心求進，三爲平時努力，至於武器裝備，先天條件不足，後天努力可補，政治訓練本師第一，以團爲單位，本團第一，平時努力未白費也。

抵宜昌後，總指揮電令發表我爲副師長，潘祖信、盧本章、張森、劉繩武、余延等爲第一至五團團長，葉蓬爲參謀長兼參謀處長，李希白爲副官長。我向來看不起帶兵的人吃空餉，我自任團長即決心一切實事求是，有一兵算一兵，逃一兵或死一兵即刻報告，未補以前，決不領餉，我是國家培養有血性的軍人，要改變風氣，應自我開始，軍需人員怕麻煩總不肯照我的意思切實做到，因此更換了兩任軍需。我當團長以來，每戰都在最前線行動，爲了瞭解敵情，爲了打勝仗，總是多派偵探遠程偵察，所以我的情報又多又確實，自然花錢也多，所用的錢都是實實在在的，絲毫虛僞都沒有，師部軍需處長以我數月來派遣偵探費達千元之譜，送呈師長，師長大怒，將全眼擲地，不予批准，至給官兵傷病醫藥慰勞以及種種雜費，更無法報銷，以是虧欠達兩千元，我任了七個月團長，每月未支過一百元薪金，所有辦公費特支費都作公用。唐總指揮在湘鄉與在漢陽每次給我五千元，我都不需要，請他交給夏師長，我說我們全體都在困難中，我一人不便要錢。唐是否將此款交給師長，不得而知，但我對唐總是光明磊落不絲不苟，我的地位比他低，我的人格不比低，我對唐是長官尚且如此，我對部下更要光明。交代時的虧欠是爲公，但向何人表明呢！本師現在一般朋友同僚似欠真誠，如余延、葉蓬、李

士傑輩，連日攻擊江瑞瑋之事，就居心不良，因江平日認真負責，在德安留守非常嚴厲，招怨於小人，葉等遂借事造謠中傷，師長不察，遂以余延接替江之團長，此事決定時適我在漢未歸，及我知道已無法補救，葉蓬心不純正，余延不擇手段，余與江爲至親且多年同學，尚且如此傾軋，以後禍患更未有了，夏師長則利用矛盾以便操縱，我存心忠厚仍以正直態度處之，不計其他，至交待後之虧欠，擬按月在新金內攤還也。

袁祖銘所率黔軍彭漢章之第九軍，盤踞湘西，任命官吏，強征稅收，既不遵命進兵，又與吳佩孚勾結，唐生智密電，蔣總司令請准予處辦。周爛之教導師原駐常德，袁在常德部隊無多，彭漢章駐澧縣，周爛設宴請袁，即在席上將袁刺殺，然後誘捕彭漢章押解長沙，其所部正在圍剿中，何鍵奉命開下游，實則作湘西之行，初尙支吾其詞，後始詳以告我。

王天培安何鍵部及本師團長以上及各保定同學於其軍部，衛士五人均持手槍，子彈上膛，沿席巡行，眼光注視每一客人神態，我們心境坦然，一無所畏，若西南將領遇此則必驚心動魄舉止不安矣。此種鴻門宴只有傷感情，那能增進感情，王天培近日由於袁案心緒不寧，部隊開拔亦復遲慢，諒與此案有關。我與王幾度談話，察其言觀其行，將來或與袁、彭走上同一命運，他之參加革命，出於投機心理，他所率之部隊，號稱六個師，實際人多武器少，每師步槍多的不過一千五百支，少的不足一千支。他的部下所以出來當兵，第一都是窮人子弟，軍中不愁飯吃，第二是想發財，因此乘機佔領宜昌沙市富庶商埠，可以予取予求，割據一方稱王稱霸，再圖發展，有政客爲之奔走，可收買記者爲之吹噓，進可取武漢與天下爭衡，名利雙收，誰知敵人全師而退，第八軍又同時到達，革命軍都是守紀律的，第八軍除了有幾分驕傲外，精神紀律都不愧爲革命軍，戰

門力之強使王部不敢多作非法之事。接着點驗認真，又有令命王率軍東下，與原來企圖相左，怨憤之情，見於詞色，自恃佔領宜沙有功，武器彈藥都未補給，還要點驗，因此原形畢露，命令既不能拒絕，又不能拖延。宜昌今日情形除鴉片烟土雲集外，別無所有，率部東行，良非所願，不遵命令則前車之鑒不遠，因此只有怨、憤，此行如不澈底覺悟，不走入反革命之途，則與彭漢章同一命運。

黃州旅宜同鄉在帝主宮開歡迎會，夏斗寅張森麻城籍，我與包惠僧黃岡籍，本師黃麻人最多，而帝主宮名為黃州會館，實際只是黃岡黃安麻城三縣的產業，這三縣中「宋埠」、「中館驛」、「八里灣」、「新洲」、「李家集」是比鄰，產棉花糧食，為最富庶的一個區域，因產棉花，所以家家戶戶婦女紡織，故紡織業最盛，布商組織會所，每匹布抽捐制錢一文，建築壯麗堂皇的會館，名為帝主宮，以漢口帝主宮為總會，沿長江的沙市宜昌萬縣重慶各地，都有巨大的建築產業。重慶帝主宮在清同光時代曾握川省經濟牛耳。漢江沿岸各碼頭，以老河口為最大，以達漢中。湖南常德洪江直至貴陽昆明均有，惟不及川江耳。貴州雲南稱為陽邏布，即手機所織的細布，用細紬重機所織，質地佳功夫大，價亦昂，苗區女子衣服即用此布，每件着一生數十年不破爛。另一種稱為黃州布，即所謂大布，紗較粗為輕機所織，粗布每天織一疋半至二疋，細布則青年力健之婦女所織，每兩天一疋或三天兩疋。自機械興，紡織廠設立後，帝主宮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據云王天培在宜昌籌款廿餘萬現洋，帝主宮負擔最多，每家商店，都受損失。

本師自二月初駐宜昌，何健部即東下，王天培部至三月初始全部東行，遺留之散兵游勇，時有劫掠殺人之事，時本師師長夏斗寅奉唐總指揮電令赴漢，由我代理師長職務，同時鄂西各縣防

務由本師擔任，有安定後方之責，派夏鼎新營駐秭歸、錢鎮亞營駐興山，余鎮華營駐龍泉驛及當陽，潘祖信團駐沙市，派蕭勳營駐建陽驛，趙友三營駐荊門，姚德安營駐宜都一部駐長陽。劉繼武團駐沙市。其他部隊均在宜昌訓練，至地方事務，一切由政治部負責。

政治部主任兼黨代表包惠僧與我最為接近，他的工作非常積極，許多事務與我相商，且能接受我的意見。他在宜昌負的責任很大，宜昌沙市各縣市黨部工會農會的政治工作都歸他指導，每天總在開會，每週紀念週報告，他一人包辦，還要發表文章，表面上看來，真是一個革命黨的健全人物，可是他的私生活恰恰相反，每天工作一完，便約余子祥葉蓬包彥成（軍需處長）等打麻雀，有時他夫婦打兩場，他的享受，起居飲食最優裕，他的夫人夏松雲女士尤為揮霍，包惠僧出巡是坐四人大轎，四個帶下亮槍的衛士，前呼後擁，作風似軍閥似官僚，他對工會任意逮捕及非法行動，時常加以制止及申斥，曾引起地方黨部及工會不滿，但他說他有權干涉他們制裁他們。包惠僧多次談話要我做黨代表，我以性格不宜婉謝，有一次問他對軍隊工作方法，他說有三種性質，第一種：對不革命的軍隊用煽動式，即煽動下級反抗上級，士兵反抗官長，造成叛亂局面，然後由黨掌握。第二種是對半革命的軍隊用誘導式，使成為真正革命軍。第三種對革命的軍隊用輔導式。我問他本師屬第幾種，他說屬第二種。他力勸我接受他的建議，只要我答應，中央命令就可下達，他的夫人也勸內子要我擔任，我內子亦不肯。以後他用盡方法勸我，如耿仲劍李漢俊諸人紛紛來信，謂獨立第十四師真正革命的只有萬武樵一人，希望我擔任黨代表，使本師成為真正的革命軍，並舉當年嶽麓山會晤的談話以鼓勵我，謂中央對於我極信任，我始覺包惠僧之來，實事是為我，所以對於我的主張，每屈為聽從。

本來我的思想是反共的，但在一般人眼光中的我，是接近共黨的，至少算得上左傾，譬如宜昌有一次開會遊行，每人手執戈矛鐵鎗鐵鋤頭，昂頭闊步，生氣勃勃，一反以往萎靡畏縮的形態，我稱讚了幾句話說：「國民革命顧名思義是要將數千年靜的社會變為動的社會，才能適應世界潮流，現在漸漸的在動，這是好的開始」。許多人聽了默然無言，尤其有一位老國會議員鄭前瞻（號雲衢安福系的）頗為震動，他是從漢口避難來宜，依靠夏斗寅保護的，聽我此說，以為我接近了共黨。

本師既擔任鄂西防務，而宜昌市區自主王天培部東行後，遺留的散兵游勇太多仍未安定，命參謀處擬定清查辦法，召集各界代表開會討論及執行，大會由我主持，正進行討論之際，工會負責人突然提出十大建議，請求先行討論，此時縣市黨部一致附和，其他機關主官或代表都看我的態度。我請他將十大案的案由大會報告，他即宣讀各案，內容不外是：擁護獨立第十四師。擴大工會權力，組織糾察隊，由獨立第十四師供給武器彈藥服裝。捕捉土豪劣紳，反革命，審訊反革命，處置反革命，由第十四師協助工會。工會任何請求，十四師不能拒絕等等。我聽了之後察其居心不善，表示今天會議性質不同，等討論完畢有時間再說，他們對軍事首長多少有點顧慮，不敢過份狂妄。只得依從。我對清查辦法條例，逐條討論拖延時間，自中午至傍晚，快要完畢時，命副官準備晚餐，工會負責人知道無意討論他的提案，還試圖掙扎要求何時討論，我說以後再約期開會而罷。由此可見共產黨真是無孔不入。

執行此項檢查，成立一執行機構，推定葉蓬主持，經過三天準備，動員了五百餘男女青年，集合在宜昌中學內，受了一兩天的演習訓練，分了八十五個組，召集時並未宣佈為何召集，召集後不准一人擅離，將內外交通斷絕，夜間演戲娛

樂，至午夜二時開始行動，軍隊已將水陸街市所有交通完全斷絕，至三時正，八十五個小組分別到達指定地點，先將檢查範圍詳細分配清楚，號聲一響，各地同時檢查，六時完畢，恢復交通，所獲結果計逮捕匪盜游勇三百餘人，內有一雙龍頭袍哥，平時專門包庇烟賭，匪盜黑勢力雄大，天明八時即有工會黨隊請求保釋，我一概拒絕不理，當時即進行審訊，無罪的釋放百餘人，宜昌治安從此確保安定，此種檢查方式，當時尚屬創舉。

北伐部署及華中形勢

民十五年底我東路軍已佔領福州，底定八閩，將繼續入浙江，蔣總司令駐節南昌，策定肅清長江下之作戰方略概要如下：

「先攻略杭滬，肅清長江下游敵人，集中主力於贛東及浙西一帶。」

「集中一部於贛北及鄂東，以威脅皖南，牽制安慶方面之敵軍，俾北伐軍進攻容易。」

「集中一部於京漢南段及鄂東之北部，以牽制河南及皖北方面之敵，策應北伐軍。」

「西北軍務於二月上旬前，由隴海路進略洛陽鄭州，與樊部及附義各軍並本軍在鄂北各部隊相連絡，先將吳佩孚所部肅清後，以主力牽制奉軍，一部威脅徐州方面之直魯軍，使長江下游之敵軍早日肅清，以達會師北京之目的。」

基於以上之作戰方略，將作戰部隊區分為東路軍、中央軍、西路軍三路前進，而中央軍又分為江左軍江右軍兩路，以何應欽為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中央軍總指揮由蔣總司令自兼，以李宗仁為江左軍總指揮，程潛為江右軍總指揮。唐生智為西路軍總指揮，朱培德為總預備隊總指揮。於十六年初整備集中，大戰之期，預測將在二月中旬。

新軍師長周鳳岐起義參加革命，就第廿六軍軍長職，東路軍收復浙江當無問題。

川軍楊森已背吳佩孚加入革命，其他川軍將

領，亦見機而動。

張作霖於二月初發表宣言，不願武力統一全國，願以和平鞏固民治，維持內外債信用，用兵車為剿滅過激主義，捨此以外皆有商量餘地。但又進兵河南，分飭直魯聯軍及三、四兩方面軍分途前進，攻取武漢，進侵湘粵。對豫軍表示無所歧視，電吳佩孚及吳之部將望協同動作，勿生誤會。張作霖恃有奉直魯的武力，吞併吳孫，南下武漢，進取湘粵，發表狂妄宣言。何吳佩孚當年四照堂點兵討奉，曾幾何時！即告崩潰。果然立即招致靳雲鶚之通電拒絕，奉軍入豫，吳亦在鄭州召集會議拒絕奉軍，致電張作霖，請令奉軍停止前進。奉軍不顧，於二月中旬將閻治堂部隊及齊燮元部王為蔚一旅繳械，直抵黃河北岸，直魯聯軍亦向歸德開封進發。

河南軍權集於靳雲鶚，二月底將吳各軍編為十六個軍，自稱河南保衛軍總司令。吳佩孚勢力已孤，三月初奉豫兩軍接觸，三月中旬奉軍由中牟渡河攻陷鄭州，吳退鞏縣，靳退新鄭，三月底靳軍師長高汝桐率鐵甲車反攻，為奉軍鐵甲車砲擊斃車中，豫軍潰退，開封新鄭相繼失陷，北伐軍遂直接担負攻擊奉軍責任矣。

北伐軍初到武漢，即與英租界發生衝突，九江亦如此，蓋導源於廣州沙基慘案，封鎖香港，打倒英帝國主義而起。民衆聚集於第一碼頭者數千人，擁入英租界，英兵持槍拒止，雖遭瓦石擲擊毫不動搖，亦不還擊，此種精神殊可為軍事教育的模範，後經政府派大員親往排解，始告緩和，發動者為總工會與黨部，最後經外交途徑，幾經交涉，至二月中旬協定簽字，三月一日正式移交我第三特別區管理，九江租界亦交還我政府管理。我對各國外交，以英國自鴉片戰爭為始，將近百年的不平等條約，今日收回英租界可為第一回勝利，亦是革命運動轉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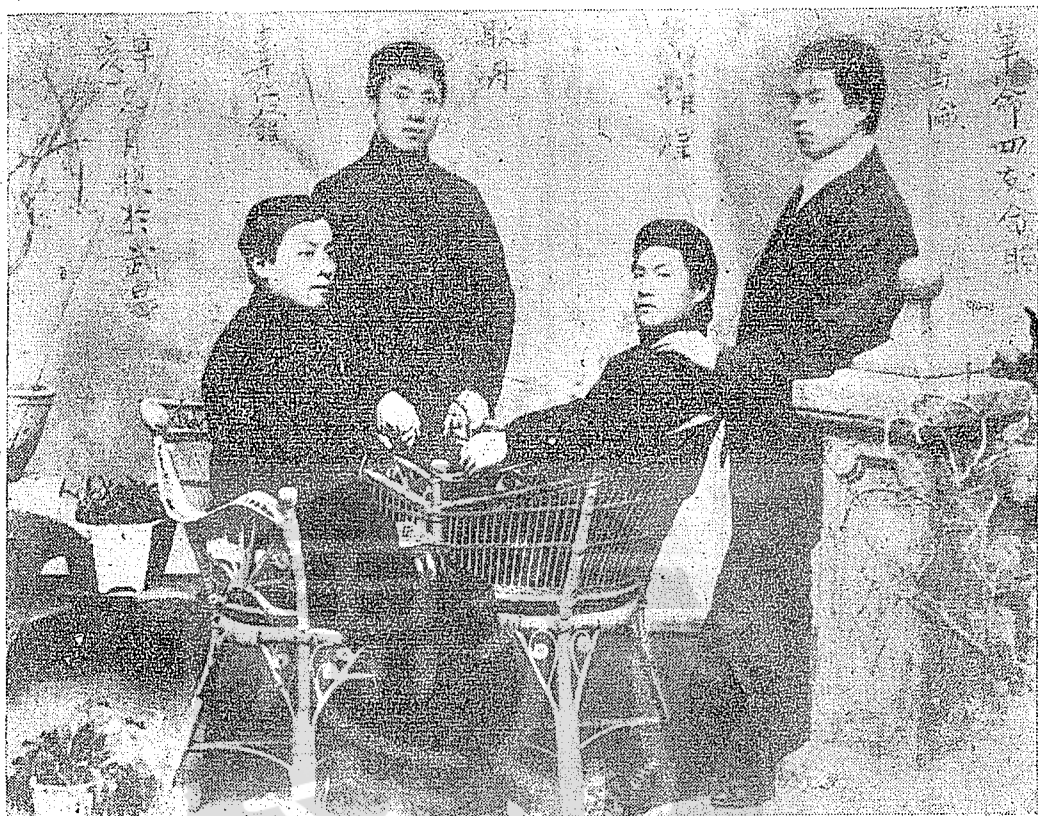
東南戰事節節勝利

東路軍於二月十八日克復杭州，孫傳芳部潰敗，直魯軍南下，魯軍畢玉澄部進至滬杭路運動，三月十六日我軍開始總攻，三月廿一日佔領松江蘇州，同時常州丹陽亦為我東路軍主力所佔，我軍乘勝佔領上海。海軍楊樹莊就革命軍海軍總司令職。中央軍方面，蔣總司令親自指揮江右軍於二月中旬與江左軍均向安慶壓迫，三月初陳調元就國民革命軍北路總指揮兼第卅七軍軍長職，王普就第廿七軍軍長職，遂下安慶。蔣總司令進駐九江，蕪湖亦為我江右軍佔領，繼續猛進，三月中旬佔領當塗采石，三月廿五日何總指揮應欽進至鎮江，江右軍遂進入南京與程潛部規掠外國領館，英美兵艦砲擊城內，蔣總司令於廿六日乘軍艦至上海，過蕪湖，知悉南京事件，即宣稱不致擴大。西北軍，馮玉祥自五原督師，率部經臨河、磴口、平羅、寧夏、固原、平涼、長武、鄭州趨向長安。元月底解長安之圍，佔領同州潼關武關藍田商維，而劉汝明之部隊直抵河南之閿鄉。馮玉祥本年（民十六年）一月進駐西安，今後可與北伐軍會師河南解決奉吳問題，馮之代表熊斌，馮之參謀長劉驥都來武漢會議。

共黨在武漢之搗亂

武漢二月底總罷工中，發現攻擊蔣總司令及打倒張靜江的傳單標語，徐謙把持中央黨部，鄧演達以各級政治部黨代表掌握軍隊，李立三挾向忠發主持總工會，以徐謙兼革命軍軍事裁判所長，陳銘樞原為武漢衛戍司令，被迫去職，以唐生智兼任并兼漢口市長。劉文島亦被迫去職，由彭澤民繼任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兼黨代表，彭係共產黨員。湖北省政委會主席徐謙，民政廳長張國恩，財政廳長詹大悲，教育廳長李漢俊，農礦廳長董必武，司法郝繩祖，政務委員孔庚李書城何成濬羅貢華劉佐民鄧初民詹大悲李漢俊董必武等都是達錢介磐孔庚鄧初民詹大悲李漢俊董必武等都是

本文作者(中坐者)早年與張篤倫(右)耿丹(左二)辜仁發(左)合影。



湖北省黨部委員，也都是共產黨或親共份子。半年之中武漢以及兩湖各縣市黨部工會農會婦女會各項運動，所有民衆疲於奔命，自頒布了「懲治土豪劣紳條例」及「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條例」後，每個角落裏都在打倒土劣，逮捕土劣，所以當時有兩句口語：「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湖北湖南兩省烏煙瘴氣，人民日在恐怖之中，湖北教育界名流李步青張春霖陳時早被打跑，凡有地位而能走的，東往上海北去天津，不能遠行者則來宜昌沙市，以本師爲湖北部隊，而地方甚爲安定，紛紛來避難，不知宜昌情形亦不如理想。

四月初，宜昌謠言說黨部貼「打倒反革命的○○○」「打倒不革命的夏斗寅」標語，我當時宣佈本師官兵對長官極端信仰，誰貼此標語，我決拿辦。市面上雖未發現上述標語，事實上縣市黨部及工會確有此種標語，以我表示的態度嚴正，他們遂不

敢再貼。沙市工會領導遊行，喊出「打倒○○○」口號，本師士兵因此與之衝突，工會居然電武漢控訴本師團長潘祖信，因此總工會省黨部紛紛來電切責，唐總指揮亦來電查辦，乃將潘團調離沙市移駐荊州。

宜昌各界在鐵道場開歡迎汪精衛大會，到會萬餘人，本師第二團參加，包惠僧演講後，忽有「打倒○○○」口號，軍隊則齊聲喊出「擁護蔣總司令」口號，所有參加的民衆亦同聲呼喊，予工會黨部以極大諷刺。本師黨部開成立大會時，熱鬧異常，招待各界參加，所呼口號則爲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總司令，亦是鎮壓黨部工會的力量，但是工會黨部非法行動，有加無已，工會組織的糾察隊，不斷的捕人，銀行行長地方士紳常常失蹤，周西成之代表劉民彝經過宜昌即被逮捕。劉存厚之胞弟劉肇乾，保定同學，亦爲所捕，經派員責令釋放，周已投入革命軍，派劉民彝往武漢向中央有所報告，我知道後派員與工會交涉，迅速釋放，工會勉強應允，我遂派輪送劉赴漢並爲介紹武漢當局有關人士。事後知悉工會企圖將劉以反革命罪處決，以挑動西南之反叛。包惠僧在宜昌壓制工會，制裁縣市黨部，工會對他十分不滿，控告惠僧反革命，因此奉召赴漢，他自恃爲老共產黨，曾出席共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中資望甚高，自加入國民黨後，遵照決策，爲國民黨工作，故對工會毫不客氣，以是招忌招尤，我對惠僧工作方面十分滿意，他行前仍申前議，要我爲黨代表，我不允，他走後不久宜昌有兩種謠言，一爲夏師長被扣由我繼任，一爲惠僧受黨「察看」處分。

宜昌處長江上游，爲出入西南交通孔道，照理是消息最靈通地方，事實上武漢的報紙對長江下游情形，除反動言論外，無一點消息，整個局勢很不正常，我們在那西所負的責任相當重大，分赴重慶萬縣，命劉秉初駐巴東月底已密派多人常德亦派人負責，同時派鍾芬洲駐南京與總司令部聯絡，將此間情形密報總部，並請示。